

御窑金砖:“点泥成金”的“天下第一砖”

◎国宝档案

都说点石成金,奉旨而造的“天下第一砖”御窑金砖,堪称“点泥成金”。

每一块金砖都有“生产标签”,标注有年代款识、督造官和窑户的名字。

大运河北京段有个漷县镇,这里的觅永路1号是北京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人民公社旧址,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。北京皇城御窑金砖博物馆就坐落在这个院子里。博物馆的创办人叫王忠华。

都说北京城是大运河上漂来的,大运河作为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,从南到北,运来了数不清的粮食,还有大量建材。御窑金砖就是这其中的极品。

1990年,王忠华在爷爷那里得到第一块砖,那一年他17岁,从此,他开始痴迷于这种精工细作的艺术品。如今他创办了北京皇城御窑金砖博物馆,与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在京杭大运河的南北两端,遥相呼应。

御窑金砖是中国传统窑砖烧制业中“皇冠上的明珠”,明清以来受到历代帝王的青睐,成为皇宫建筑的专用产品,在《天工开物》中被誉为“天下第一砖”。既然是第一,这价格

也就上了天,因此还有“一两黄金一块砖”的说法。紫禁城也只有皇帝经常出入的三大殿: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才铺得起。这些规格分别为二尺二见方、二尺见方和一尺七见方的金砖,历经数百年,黑如墨玉,声如金石,见者无不称奇。

御窑金砖烧制、运输和铺墁安装的历程,相隔千里。制砖主要在江苏苏州,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输到北京通州皇木厂,然后在北京城的皇宫里进行铺墁使用,这就是“南砖北墁”。金砖从挖泥到最后烧制成砖的制作过程,经历选泥、练泥、制坯、装窑、烘干、焙烧、窨水、出窑等,共29道工序。这需要七百多天的时间,故而产量有限,经过这样一番历练,每块砖重达二百多斤。

在文人笔下,金砖被赋予了更加诗意的历程。“货船泊岸夕阳斜,女伴搬砖笑语哗。一脸窑煤沾汗黑,阿依貌本艳于花。”这首《竹枝词》描述的就是金砖出窑时的场景。无限拉长的时间,工艺的精细,与自然时令的配合,使金砖的制作工艺成为时间、人力、自然、物性的完美融合。

先说金砖所使用的泥料,采用的是江苏陆墓御窑村一带的黏土,“皆以沾

而不散,粉而不沙者为上”“掘而运,运而晒,晒而椎,椎而舂,舂而磨,磨而筛,凡七转而后得土”。这工艺怎么看都像面粉加工厂生产精白粉。

取土后便是“凡六转而后成泥”的练泥环节,然后是“制坯”环节和5至8个月的阴干过程。焙烧会根据不同材料的燃烧习性,“一月而糠草,二月而片柴,三月而裸柴,又四月十日而枝柴,凡五月而砖始出”。焙烧闭窑后开始窨水,以便形成砖瓦独特的青灰之色和足以持久千秋的坚硬质地。出窑后的成砖“或三五而选一,或数十而选一”,平均也就是20%至30%的合格率。

运送金砖进京可是件大事。金砖的包装、装船、运输,极有讲究,主要有两种形式,一种是有特殊的

柜,有数十块拳头大小的残砖碎块。这些是王忠华在大运河边挖漕时捡到的金砖碎片。金砖有着严格的漕运与采办管理制度,皇家用的东西是不允许流入民间的,即便金砖在运输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残损,也会被打成碗口大的碎片就地掩埋在运河岸边,而且要一一记录在案备查。

金砖的铺墁也有诸多讲究。金砖运到紫禁城,开始铺墁,这个过程叫“金砖墁地”。我国传统铺地面的做法,有细墁地面和粗墁地面,其中最为精细的就是“金砖墁地”,这是中国古建筑营造技艺中最高级的典型代表,整个过程要历经砍磨、铺墁、泼墨、钻生等四十余道工序才能完成。完工后金砖地面坚硬无比,油润如玉。

“砍砖之后,砖与砖之间要达到头发丝都放不进去的无缝标准。”王忠华这些年一直致力于研究金砖墁地技艺,每天都会和工人们一起修复打磨金砖。“御窑金砖制作在苏州,但成器是在北京皇城。”

博物馆珍藏了大量从明代永乐年间到清代宣统年间的御窑金砖,每一块金砖都有“生产标签”,标注有年代款识、督造官名字和窑户名字等信息,这大概就



是古时候的责任到人。

博物馆的宝贝不少,其中有一块长111厘米、宽46厘米、厚11.5厘米,特大尺寸的上细泥料砖“御窑金砖王”;还有大明永乐金砖。在这里,你可以零距离接触到六百年历史的故宫御窑金砖,与时空对话。馆里还有一块金砖墁地体验区,访客可以自己动手体验金砖墁地的传统工艺,感受“工匠精神”这四个字沉甸甸的分量。

一块砖的“成器”之旅,凝聚着南北工匠的执着和智慧,承载着运河文化的厚重与交融。在这一段旅程中,金砖由物而成器,金振玉声,容纳风物。一块砖的背后,是一群人的身影;一块砖的故事,是一个时代的故事。历经六百年寒暑风霜,传承与发展,御窑金砖和它的技艺沉淀在大运河畔,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道独特风景。

(据《北京日报》)

苏轼徐州抗洪的启示

熙宁十年(1077年)四月,苏轼赴徐州任太守。上任不久,便遇到洪水围城,苏轼率领军民奋力抗洪,最终,城池安然无恙,百姓生命财产得以保全。细阅史料,苏轼抗洪的举措,值得今人借鉴。

徐州地处淮河的支流沂、沭、泗诸水的下游,黄河和京杭大运河傍城而过,东有骆马湖、西有微山湖,地势低洼,境内河流纵横交错,湖沼星罗棋布,极易发生洪涝灾害。熙宁十年七月十七日,黄河决堤,河南濮阳至山东西南部一带,皆为泽国,灾情严重。苏轼得知这一讯息后,知道洪水不日即可抵达徐州,于是他启动防洪预案,立即采取了四项措施:

一是未雨绸缪,防患于未然。立即全民动员,组

织民众拿上挖土、运土的工具,修补、堵塞河堤上的洞穴隐患,并储存大量的土石、刍茭和柴草,以备抗洪之用;二是安定民心。八月二十一日,洪水如脱缰的野马,奔流而至徐州,淹了徐州的东、西、北门。此时,徐州又连降暴雨,水位急速上涨,“彭门城下,水二丈八尺”。危急之际,城内人心惶惶,一些富户欲携款出城躲避。面对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,苏轼一面加固城墙,防止洪水破墙而入;一面安定民心,他立即派出救济人员,让懂水性的人驾舟船到百姓中间散发干粮,以保证民众在洪涝期间不饿肚子,稳定波动、恐慌的情绪。值得一提的是,苏轼亲自去做那些想出城避水的豪绅大户的思想工作,诚恳地对他们说:“如果你们出城,全城

百姓都会动摇,百姓会倾城而出,还有谁来抗洪守城?如果洪水进城,你们的家产也将不复存在。请你们放心,有我在,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。”苏轼斩钉截铁的言语和义薄云天的豪情,终于打消了这些人的顾虑,他们决定留在城内,与大家一起抗洪保城;三是求助于军队。宋朝的禁军直属朝廷枢密院指挥,地方官员无权调动。但险情紧急,如果再向朝廷奏报请调军队,路途遥远会耽误抗洪,更何况当时水围城池已无法出城。为增强抗洪力量,无奈之下,苏轼亲赴军营,晓之以理,动之以情,动员禁军主动参加抗洪。苏轼对卒长说:“洪水已经包围了徐州城,全城百姓命悬一线,已是千钧一发之际,你们虽然是禁军,不属于我调遣,但是希

望你们能助我一臂之力,共抗洪害,保民平安。”卒长也被苏轼感动,毅然说道:“太守尚且不躲避洪水,临危不惧,我辈小人,理应效命。”于是,卒长带领士卒与百姓日夜奋战,在城东南抢修起一道长堤,头起戏马台,尾连着城墙,长达九百八十四丈、高一丈、厚两丈,将凶猛的洪水阻挡在城外;四是与民同甘共苦。抗洪期间,苏轼在城墙上搭起草庐,既是办公地点,又是夜宿之所。“夜闻沙岸鸣瓮盎,晓看雪浪浮鹏鲲”。他脱去官服,身穿布衣、脚蹬草鞋,抱着“坐观入市卷闾井,吏民走尽余王尊”的决心,誓与徐州共存亡,和军民一起奋战在抗洪第一线,三过家门而不入。在军民的共同抵御下,十月初五,洪水退却,徐州转危为

利。苏轼看到徐州东门是防洪的要冲,不仅要把城门筑得牢不可破,而且还要在此修建一座黄楼,以镇水患。按照五行之说,黄代表土,水来土掩。水灾刚过,木石匮乏,为了不增加百姓的负担,苏轼下令将官府内传说为西楚霸王项羽所筑的“废事厅”拆除,废物利用,修建起一座百尺高的黄楼。神宗元丰元年九月初九重阳节,黄楼落成,全城同庆,官民欢呼雀跃。此情此景,苏轼感慨万千,赋诗《九日黄楼作》,其中写道:“去年重阳不可说,南城夜半千沤发。水穿城下作雷鸣,泥满城头飞雨滑。黄花白酒无人问,日暮归来洗靴袜。岂知还复有今年,把盏对花容一呷。莫嫌酒薄红粉陋,终胜泥中事锹锸。”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每一块金砖都有“生产标签”,标注有年代款识、督造官和窑户的名字。